

元宇宙：数字化生存的逻辑探究与反思

□ 张蓝姗 史玮珂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22(2022)02—0081—4

【内容提要】元宇宙作为一个颠覆性概念,近来受到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注,在学界、业界和投资界纷纷掀起热潮。元宇宙概念的流行背后显示着人类对于开拓生存空间的本能追求,蕴含着媒体迭代与构建新型社交关系的需求,同时受到商业资本扩张与虚拟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元宇宙有着颠覆和重构社会结构和人类生存方式的潜在力量,因此需要对其可能带来的空间、时间和自我异化问题进行反思,在全新的技术语境下建立人类共有的统一价值体系。

【关键词】元宇宙;数字化身;媒介革命;虚拟经济;异化

人类对于元宇宙的想象早已有之,早在1981年出版的小说《真名实姓》中,作者弗诺·文奇就曾提出这样的设想:人们是否可以通过名为“脑关”的设备进入“另一层面”,获得区别于现实世界的虚拟体验;1990年,钱学森曾提出“灵境”的说法也预言了元宇宙基础模型及其特点——“灵境”就是一种虚拟的“身临其境”;在尼尔·斯蒂芬森于1992年创作的科幻小说《雪崩》中,第一次出现了“metaverse”这个词,书中设定了一个与现实世界平行、相互影响、始终在线的虚拟世界,人类可以自由游走于现实与虚拟世界之间。从20世纪末《黑客帝国》影片中对于“母体”设定现实世界的构想,到《头号玩家》中供人们避世与享乐的“绿洲”,在许多科幻影视作品中,也曾对虚实相融的元宇宙世界进行过畅想与预测。而自2021年以来,元宇宙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以科技公司为代表的各界力量对于元宇宙的布局与投入,使人类真正开始感受到曾经遥远的设想逐渐走向现实的可能性。

一、元宇宙概念产生与流行的根源逻辑探究

(一)人类生存空间的开拓与精神世界的延伸

回顾历史,从哥伦布远航美洲大陆,到加加林乘坐“东方1号”飞船飞向太空,无不显示着人类对于探索未知事物,开拓生存空间普遍而持久的欲望。然而,可供人类生存发展的现实空间不仅存在地理资源上的稀缺性,即人类经济活动对空间需求的数量与质量的提高与空间供给的有限性的矛盾,^①而且还面临气候变暖、

环境污染、自然资源枯竭等全球性危机。与此同时,网络时代的碎片化传播带来越来越断裂的思维模式,社交媒体加深了人们对现实世界的社交恐惧,人类的精神世界也面临浅层化和群体性孤独的风险。

爱德华·索亚曾在空间“物理—精神”二元性的基础上提出新的空间阐释角度——“第三空间”。他将第一空间总结为可以根据其“外部形态”直接进行把握的物理空间,第二空间则指用图像和文字表示出来的精神空间,^②而第三空间既包含了第一空间与第二空间,又超越了这两者。第三空间是真实与想象的混合物,是一个开放的创造性的空间。

元宇宙兼具真实性与虚拟性,是一个蕴含着无限希望与可能的生存空间。它既可供人类不受物理世界的束缚进行全新的探索与开拓,也可赋予个体全新的数字身份和互动方式从而延伸人类的精神世界。它不仅能联通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而且是人类数字化生存迁移的载体。扎克伯格曾预测,在未来十年内元宇宙空间将达到10亿人,将成为一个可创造“数百万”就业机会的新生态系统。^③元宇宙作为一个具有真实—虚拟二重性、开放性与创造性的全新空间,具备第三空间概念的表征,拥有成为人类理想生存空间形态的潜力。

(二)社交媒体迭代与新型社交关系的需求

根据莱文森的人性化趋势理论,技术传播媒介的发展倾向于更多地复制真实世界中人性化的传播环境,^④从而使人类进行更好的交流。人是社会性动物,沟通与交流的欲望作为一种本能存在于人类最古老的

【作者简介】张蓝姗,北京邮电大学数字媒体与设计艺术学院教授。

史玮珂,北京邮电大学数字媒体与设计艺术学院硕士生。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智能时代的信息价值观引领研究”阶段性成果,编号:18ZDA307。

基因中。从莎草纸到互联网,一切社交媒介的发展都是为了消除人与人之间的传播隔阂,使交流更加畅通无阻。元宇宙的产生,同样是出于人类对于无障碍沟通与有效对话的需求,背后体现着社交媒介变革、迭代与升级的规律。

互联网以超越时空局限的强大特性将世界变成麦克卢汉口中的地球村,缩短了用户之间的时空距离。然而,现有社交媒体仍无法为人们带来完全无障碍的接触与沟通。例如,人们发出的弹幕评论无法得到当下的回应与反馈,这似乎让交流成了一种“对空言说”。而诸如音乐APP的“一起听”、短视频APP的“一起看”、购物APP的“一起逛”等功能,都存在着交流手段单一、沉浸程度低、稳固性差等局限性,难以使用户的交流获得真正的“在场感”。

实际上,非语言传播手段在交流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美国心理学家伯德惠斯特发现,非言语传播的目光、手势、身体姿势、面部表情、举止动作以及触觉等占了人际交流的70%,而言语传播只占30%。^⑤在元宇宙中,非语言传播的有效性将可能借助数字化身得以实现,数字化身代替了人们在交流中缺席的身体,使个体可以随时随地进行“面对面”的交流,用户与其他在场者能互相对彼此的行动或语言作出应对,传播中的内容讯息和关系讯息相互呼应成为一个整体,因而能在交流的主体之间构成一种交往性的、主体间性的实在关系。^⑥在元宇宙打造的新型社交场域中,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将再次被拉近,人们的交流将得到拓展与深化,彼此之间的连接也将再次被加强。

(三)商业资本的扩张与虚拟经济的发展

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的背景下,全球经济受到巨大冲击,教育、旅游、医疗、娱乐等各个领域都在纷纷寻找重焕生机的转机,元宇宙的概念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迅速兴起,在各行各业掀起一股热潮。2021年10月底,扎克伯格正式宣布将“Facebook”更名为“Meta”(元),这成为元宇宙概念备受瞩目的一个关键节点。此举其实是Facebook在陷入营收和利润增长的瓶颈中为自身开辟新利润空间的尝试,也是谋求更长久发展的转型战略。此外,苹果、微软、腾讯和阿里等科技巨头纷纷宣布布局元宇宙领域,也体现出资本和商业需要一个全新的风口和机遇去创新自身的运转方式和盈利手段。

当前的疫情使我们的生活被推向线上化与虚拟化,虚拟经济在这种社会趋势下显现出前所未有的巨大潜力。《全球大数据发展分析报告(2020)》显示,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正加速全球数字化进程,数字经济正在成为当今最活跃的经济形态。^⑦2021年12月,虚拟游戏平台The Sandbox就以430万美元的高价售出一块虚拟土地,创下虚拟地产交易价格的新纪录。不同于传统经济学的以实物商品为核心,元宇宙经济以虚拟商品为核心,其空间衍生出的虚拟社交、虚拟地产、虚

拟偶像、虚拟货币等将成为商业资本投资的新蓝海市场,而虚拟数字经济的巨大潜力与广阔前景也将成为助推元宇宙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力。

二、元宇宙对人类生存方式的颠覆与重塑

(一)重构新的时空观

时空是人类社会的重要尺度,吉登斯认为,时空关系是社会系统的构成性特征,它既深嵌于最为稳定的社会生活中,也包含于最为极端或者最为激进的变化模式中,^⑧元宇宙是与现实世界相互联系、融合的数字世界,它既区别于现实世界,又不完全等同于虚拟空间。在元宇宙中,传统时空观将被颠覆或消解,而全新的时空感知则会以一种革命性的方式得到再建。

在元宇宙中,人们对空间的感知建立在VR、AR、MR等技术所生成的实时动态三维图像之上,立体逼真的画面和全景自由的视域范围会带来高度的沉浸感,让人产生身临其境的数字化空间感知。元宇宙创造了一个可无限扩展且流动的数字空间,人们可以借助虚拟现实技术更自由地进行场景切换与空间转移,不再受地域距离和物理条件所限。此外,元宇宙平台所提供的参与机制、交互逻辑与大量基础素材,可以让用户借助空间建模技术进行自由创造。从住所、城市,到各种娱乐、社交及工作场景,都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用户自身的设计与创作,赋予个体运用想象力自主建构空间的权利。

在时间的维度,元宇宙开启的新型数字化生存模式改变了人类对时间的认知。虚拟世界不仅打破了昼夜交替、四季更迭这些亘古不变的自然规律,而且消除了人类在现实生产和创造过程中所耗费的时间,人们可以利用3D建模技术让一座建筑在瞬间拔地而起,还可以即时穿梭于虚拟世界中的各个场景,不再囿于路途所耗费的时间成本。当生活数字化进程提速,人类的日常活动在虚拟空间中以更少时间、人力与成本完成时,其社会行动也必然会转移至虚拟世界,社会时间也将在重新分配中变换重心,从现实世界偏向虚拟空间。

可见,元宇宙所塑造的是一种将现实和虚拟联结的全新时空体验,为人类提供了更高自由维度的栖居之所。但时空观的变革必然会带来人类在虚拟数字空间中认知形态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如果我们过度沉溺于虚拟体验而与现实时空割裂,将会造成个体能力的退化与现实社会的萎缩。因此,人类需要不断寻找和调整虚拟与现实时空之间的平衡与秩序,避免与现实产生异化和对立。

(二)虚拟身体形态的演变

在元宇宙中,人类身体的形态和功能会受到新的形塑与延伸,使人类经历从“自然人”传统形态向“电子人”虚拟形态的演变。

在场的交流让信息在“编码”与“解码”的过程中不丢失任何其原本的意义,原封不动地得到传达,因此最能接近交流的本质。当人类学会借助载体进行信息传播时,交流从面对面走向了肉身缺席,即便互联网中的无数节点化用户有着虚拟ID作为其身份的表征,网络中的交流过程却依然不能再现交流中主体的身体,也无法还原在场的交流。元宇宙中人类的数字化身能有效地复制与再造交流主体的身体,从而使交流获得空前的在场感。数字化身由此将代替现实世界中的真人,成为交流的主体。

在元宇宙中,人体的功能也将得到延伸与强化,伴随着身体的全面数据化,人的感知系统也会随之经历一个数字化的复刻过程。智能设备强大的追踪监测系统与量度能力,使人体的各方面数据都能精准全面地被追踪、采集与上传,依靠这些数据,人的身体能在虚拟空间中进行复制与再现,无数用户都能获得属于自己的“数字化身”,人体将经历前所未有的赛博格化转变。由于人类的所有感觉都依靠感觉神经元接受外界刺激,并以神经脉冲的形式传回中枢神经系统而生成,在元宇宙时代将有可能创造出一系列刺激模拟人类的触觉、味觉或嗅觉,借助数字化身这一载体,用户能置身于环境之中,对环境中的各种要素进行亲身接触与感知。数字化身使得内容与讯息直接被受众接收,传播障碍不复存在,传播过程中的噪音也被最大程度地消解,从而使用户获得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

(三)带来传播媒介革命

电报传送短小讯息,开启了信息传播的碎片化语境,互联网把世界缩小为地球村,使人们能跨越地理、群体的阻隔,形成“无组织的组织”。元宇宙作为一种宏大的系统性技术与传播媒介的底层架构,也将开启颠覆性的新传播语境,包括主体、内容、手段、受众、效果在内的各个传播环节与要素都将受到冲击,迎来新变革。

在元宇宙中,除了人类自身,虚拟人、赛博格、智能设备也将成为信息传播的重要主体,各种言说的主体交汇、互动所发出来的各种声音的一种集结构成巴赫金所阐述的“复调”,^⑨也即一种“喧哗”的状态,在众声喧哗中,主体之间更能构成一种平等的对话关系而获得内在统一、和谐一致的主体间性。

主体的智能化变革将为元宇宙带来大量的MGC(机器生产内容),同时,在元宇宙传播平台开放性机制的作用下,人在MGC的基础上所进行的生产创造也将构成传播内容的重要一环,由此MGC与UGC的结合和互动将成为一种新型内容生产模式。同时,元宇宙作为一种涉及到全人类生存模式变革的庞大架构,其虚拟与现实性将构成一种深度交织的状态,用户作为创造者在虚拟世界中的创造、生产与交互同样会映照于现实世界,对其发生作用。

元宇宙时代,传播的手段将大大拓展,除了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外,借助全息投影、3D建模、实时渲染

等技术所构建的虚拟成像也会成为信息与内容的重要载体。此外,元宇宙将呈现梅洛庞蒂所阐释的“身体是在世界上存在的媒介物”^⑩的具身传播特点,元宇宙将会使我们的身体与信息融为一体,我们的数字化身——被技术延伸了的身体由此被卷入到传播之中,成为传播信息的重要介质。

而受众也将从“读者”“听众”与“观众”的角色转变为“体验者”与“创造者”。元宇宙将使用户借助数字化身,以第一人称视角亲身体验并创造传播内容及场景,受众将从“观看”升维至“亲历”。这同样也重构了“在场”的意义,我们能真正借助媒介载体,以自身的视角与身体去感受媒介内容,从而接近最大程度的“感同身受”。信息与接受者之间的传播隔阂将最大程度地得到消解,并大大增强媒介内容在社会层面上的影响力,使媒介与社会二者更紧密地联结与互嵌,这是传播与媒介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

三、元宇宙发展下的异化问题反思

(一)空间异化减弱情感联结

空间异化强调的是社会关系的亲密性与物理空间的距离感产生脱节,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不再以物理距离的远近为主要凭据,空间位置的重要性退居其次。^⑪现代化与城市化进程将基于血缘、亲缘与精神统一性的“共同体”变成了彼此独立、原子化的“社会”,由此产生人与空间关系的一种认知断裂,导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疏远与冷漠。元宇宙在空间维度上的革命性在于消解人们之间的物理距离。当个体之间不再存在空间与距离的阻隔,那么我们是否还会记得怎样去触碰现实中近处的人,怎样去思念远方的人?^⑫当空间位置不再成为个体之间关系构建的重要影响维度,个人的身份认同和集体记忆在空间异化中逐渐消解并割裂,这可能会使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非但没有实现深度连接,反而变得更加浅层化,导致情感联结的减弱。

(二)时间异化消解有效经验

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中指出,自由时间是指人“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是人可用来“从事较高级活动、发展自身各种本质力量的时间。”^⑬元宇宙一方面能丰富我们工作与娱乐的形式,另一方面又会要求用户花费大量的时间学习、掌握相关的技能,争取更多的虚拟资本。作为用户,在非劳动时间内对于平台的接入、交互与活跃都会成为推动资本逻辑的齿轮,使人们不知不觉地困在数字劳动之中。同时,元宇宙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可在各种场景之中自由穿梭并切换的模式,我们的时间更多地被各个短暂、零散的碎片化时间所占据。人们在碎片化的时间里只能获得弥散化和断裂性的记忆,意义的生成被消解,我们反而会被时间所限制与规训。正如罗萨所说的,我们无法将所体验到的时间变成“我们自己的”时间。^⑭

(三) 自我异化加深社会隔阂

在《自主性技术》中,曾提出“反向适应”的概念,以描述这样一种状态:人们出于满足某种目的的需要而生产出技术,然而这种目的却因为符合使用技术手段的要求而受到了技术的改造。^⑤人们创造出元宇宙,也可能受到工具理性的引导,使自我丧失了主体性,滑向自我异化的深渊。

元宇宙是现实世界的数字化投射,但高度数字化可能带来普世价值和文化认同的削弱。在缺乏政府和法律监管的虚拟世界中,对错难以得到准确判断,现实世界中违背道德和法律的事情,在元宇宙中也许无法得到惩罚。现实世界中的民族意识、家国情怀、价值认同被不断解构,现实角色所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可能在虚拟的自我强化中逐渐消解,而由于摒弃了社会责任的个体之间难以形成统一的社会共识,失去黏性的社会将日渐走向分裂,使得社会群体、个体之间的隔阂再次被加深。

鲍曼指出,共同体是一个温暖而舒适的场所,一个温馨的“家”,在这个家中,我们彼此信任、互相依赖。^⑥然而,在元宇宙进一步碎片化的传播情境下,在人们高度私人化的个体体验中,“共同的记忆”“共同的观念”“共同的利益”难以获得,^⑦元宇宙难以具备“公共性”,这些都将会为共同体这一理想社会形态的建立构成障碍。

四、结语

技术是这样的结构,它们运作的条件要求对其环境进行重建。^⑧每种新技术都蕴含着改造环境的力量,在技术律令的作用下,人类的交往模式、社会结构、价值观体系都会受到影响。元宇宙是在众多人类科技成果的基础上构建的一个庞大体系,也是关于人类社会未来运行模式的畅想,其实现将会使各行各业、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被颠覆与重构。

与技术发展相伴的必将是人类责任意识的确立与管控措施的实施,这需要我们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上,以一种全球化的眼光,制定覆盖至各个领域的道德法规约束,建立空间正义^⑨的秩序,引导统一的主流化价值观的确立与社会共识的达成。■

参考文献:

- ①罗静、曾菊新:《空间稀缺性——公共政策地理研究的一个视角》,《经济地理》2003年第6期。
- ②[美]爱德华·索亚著,陆扬译:《第三空间》,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95页。
- ③Founder's letter, 2021, from <https://about.fb.com/news/2021/10/founders-letter/>.
- ④[美]保罗·莱文森著,郭建中译:《人类历程回放:媒介进化论》,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5页。
- ⑤宋昭勋:《非言语传播》,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页。
- ⑥唐英:《非语言传播缺失下的网络人际传播》,《当代传播》

2009年第2期。

⑦《全球大数据发展分析报告(2020)简版》, [http://www.tibd.cn/Public/book/全球大数据发展分析报告\(2020\)简版/mobile/index.html](http://www.tibd.cn/Public/book/全球大数据发展分析报告(2020)简版/mobile/index.html)。

⑧[美]安东尼·吉登斯著,郭忠华译:《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权力、财产与国家》,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29页。

⑨[苏]巴赫金著,钱中文等译:《巴赫金全集》(第五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页。

⑩[法]梅洛·庞蒂著,姜志辉译:《知觉现象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16页。

⑪⑫[德]哈特穆特·罗萨著,郑作或译:《新异化的诞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3页、第118页、第139页。

⑬[德]韩炳哲著,程巍译:《在群中》,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版,第93页。

⑭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21页。

⑮⑯[美]兰登·温纳著,杨海燕译:《自主性技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34页、第198页。

⑰[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叟人译:《想象的共同体》,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93页。

⑱王露璐:《共同体: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及其伦理意蕴》,《伦理学研究》2014年第6期。

⑲左路平:《迈向全球空间正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空间意蕴》,《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春风雨润花自开(国画)

吴建兵